

首獎

他們等待的那位果陀／The Beloved Godot — 美丁

人物

阿喜，男

Alan，男

小白，男

場景

公園的小森林，下舞臺有棵大樹和路燈，上舞臺為矮木叢和零星的樹。

觀眾與舞臺建議採室內劇的距離。

註：為求讀劇順暢，此劇本無技術點描述，節奏由空行表示，動作與技術請多由演員和導演發揮。

第一場 你話題跳好快

阿喜靠著樹滑手機，路燈不時閃爍和手機螢幕一起照亮阿喜的輪廓，Alan 邊看手機的照片邊靠近阿喜。

Alan：是 Steven 嗎？

阿喜：是 Godot 嗎？

Alan：不是。

阿喜：那就不是了。

阿喜繼續滑手機，Alan 也靠在樹旁一直看著阿喜。

Alan：你剛剛叫我什麼？

阿喜：Godot。

Alan：怪名字。

Alan：我叫Alan。

阿喜：嗯。

Alan：你在等……他？

阿喜：嗯。

Alan：我忘記你剛剛叫他什麼了，再說一次。

阿喜：他叫什麼不重要吧。

Alan見自討沒趣，同樣拿出手機滑，兩人沉默了片刻。

阿喜：……你也在等人？

Alan：嗯？對啊，剛剛看他的照片，發現你們滿像的。

阿喜：是喔。

Alan：你看。

阿喜沒看。

Alan：為什麼底迪拍照都拍這麼像？眼睛大大的、皮膚白白的。

阿喜：不知道。

Alan：是嗎，我看你軟體上面的照片也跟他差不多。

阿喜：你又知道你看的那個是我不是他了。

Alan：現在距離我最近的不是你還有誰。

阿喜：你不喜歡這種照片？

Alan：不會啊，其實滿喜歡的，算喜歡的類型吧。

阿喜：那你大驚小怪什麼，就是這樣子拍，這樣的
你才會約那樣的我們。

Alan：其實也不一定啦。

Alan：欸，你喜歡什麼？

阿喜：什麼喜歡什麼？

Alan：就喜歡的類型啊……或是興趣、天氣，不覺
得今天有點熱？

Alan 捲起緊繃的白襯衫袖子露出黝黑結實的手臂。

阿喜：會嗎？

Alan：所以是什麼？

阿喜：你先說我再說。

Alan：剛剛說啦，皮膚白的、眼睛大的、年紀比我
小的。

阿喜：沒有其他了嗎？

Alan：嗯，沒有，只有這些是我可以確定的。

阿喜：是喔。

Alan：換你說了。

阿喜：長得比我帥，身材比我好，年紀不能比我大
太多的。

Alan：是我的錯覺嗎，感覺像複製貼上我的答案。

阿喜：大家應該都是複製貼上的吧。

Alan：……也不是全部的內容都是，至少歲數沒辦
法複製，你幾歲？

阿喜：你幾歲？

Alan：三十幾吧，你呢？

阿喜低頭沒理他，Alan 看著阿喜片刻。

Alan：他有比我帥嗎？

阿喜：誰？

Alan：你等的人啊。

阿喜：嗯，是比你帥。

Alan：屁嘞。

阿喜：不信就算了。

Alan：給我看照片。

阿喜：不要。

Alan：不給我看就是說謊。

阿喜：你憑什麼說我說謊？

Alan：憑我連根屌都沒看到。

阿喜又低頭回去看手機。

Alan：那你講看看，他長得怎麼樣？

阿喜繼續用手機跟別人聊天。這時 Alan 褲子裡手機傳來訊息震動，但他沒理會。

Alan：在跟他聊天？

阿喜：不是。

Alan：那跟誰？

阿喜：朋友。

Alan：是喔。

阿喜：你可以跟朋友聊天啊，無聊的話。

Alan：我邊緣人，沒朋友。

Alan 拿出手機回覆訊息，換阿喜放下手機看著 Alan。

阿喜：要說的話……他長得很像金城武加阿班。

Alan：阿班是誰？

阿喜：泰國電影的男主角，長得很帥。

Alan：原來現在的偶像已經迷到泰國去了。你喜歡

金城武？

阿喜：不錯啊。

Alan：不是剛剛才說不喜歡年紀比你大的，他都可

以當你爸了吧？

阿喜：只要看不出來，我也不是很在乎年齡啦。

Alan：所以不是因為擔心年紀差太大不能一起走到

最後？

阿喜：誰會想這麼遠啊？

Alan：是喔，我以前聽到〈家後〉這首歌會哭欸。

阿喜：為什麼要哭？〈家後〉那首歌又不是在講我們。

阿喜：你是雙？

Alan：雙？喔，不是啊。

阿喜：那你怎麼會覺得我們有可能跟誰在一起走到最後。

Alan：我以為年輕人比較不悲觀。

阿喜：實際上年輕人更悲觀。真愛在圈子裡就跟鄉民的三十公分一樣，你聽過，但從沒看過。

阿喜：你有過跟任何人一起走到最後的念頭嗎？

Alan：有吧……但也忘記了，反正現在沒有，所以在這裡等人。

阿喜：大家都是這樣，有過的沒比沒有過的好。

Alan：這麼年輕就講這樣老氣橫秋的話。

阿喜：你憑什麼認為我年輕。

Alan：其實我有眼睛。

阿喜：其實我四十歲了。

Alan：其實我除了有大屌還是有腦子的。

阿喜：喔，是喔。

Alan：為什麼會約在這裡等？我以為年輕人都不知道這裡了。

阿喜：是約我的人約的，不是我。

Alan：是喔，那他一定很老。

阿喜：對啊，我記得是四十幾，還是五十……

Alan：靠，他還比我大欸。

阿喜：忘了，但他長得像金城武加阿班，所以沒差。

Alan：我也不差吧。

阿喜：你想暗示什麼？

Alan：沒有。

阿喜：你等的人呢？

Alan：剛剛說在路上，你的呢？

阿喜：還沒回。

Alan：是喔。

阿喜：他最後一次訊息是在早上六點，之後就一直沒回了。

就在阿喜看著手機發呆時，有個穿白色衣服的男人走在樹後方的矮木叢堆，藏在一棵樹背後穿紅色衣服的男人走了出來，兩人在矮木叢裡調情、撫摸彼此。

阿喜：我一直都很想問……為什麼大家這麼愛讓人等？等別人回覆訊息像在等我阿嬤託夢一樣看不到時候。明明大家下載軟體是用來找對象的，是找摸得到、看得見的、在人世的，可是用著用著，越覺得自己是來觀落陰的，想到自己可能是在跟鬼聊天，打字的手都涼了。

阿喜看著 Alan 看著手機發呆沒理他。

阿喜：有聽到我說話嗎？

Alan：有啦。

阿喜：還以為你是鬼。

Alan：你可以摸摸看，是真的。

阿喜：你們為什麼都回那麼慢？

Alan：不要用你們這兩個字，我通常都回很快。

阿喜：算了吧你。

Alan：真的不一樣啦，不過你們也是啊，不夠帥、

不夠壯的對象你會理嗎？

阿喜：我會直接封鎖，讓他連等都不用等。

Alan：那阿嬤呢？你等她託夢幹嘛？

阿喜：我阿嬤還在的時候一直都很期待看到我結婚，

死之前還跟我說，如果到另一個世界，要跑

去上帝爺公面前問我的婚期跟對象，然後託夢給我。她覺得我是個喊滿（臺語：不靈光）的孫，會讓上天註定的好姻緣溜走，所以死了都别忘了提醒我。

Alan：那你等到了嗎？

阿喜：我猜……我應該是被我阿嬤氣到封鎖了。

阿喜回頭看了眼在矮木叢裡脫到半裸、互相愛撫發出聲響的男子。

Alan：看了就覺得熱。

阿喜：沒辦法，場面火辣。

Alan：他們知道夏天蚊子很多嗎？為什麼不去旅館？或去廁所也可以吧。

阿喜：有時候就是個傳統。

Alan：那我想我還沒這麼老。

Alan 拿出一支菸點上抽了起來，阿喜盯著路燈下的煙
盞。

阿喜……你剛剛說，你有大屌？

Alan：你話題跳好快。

阿喜不理他。

Alan：怎麼樣？有興趣？

Alan：要看嗎？

阿喜：隨便你。

Alan 解開牛仔褲脫了下來，略帶挑釁的撫摸內褲的形
狀，就在脫內褲時，樹下的路燈跳電了。

第一場 荒謬到我都笑不出來了

阿喜換了件新衣服，靠在樹下滑手機，Alan也換了新的衣服蹲在樹旁。

Alan：他回你了嗎？

阿喜：還沒。

Alan：那你怎麼還來等？

阿喜：不知道。

Alan：我要是被他放鳥，一定封鎖。

阿喜：我不敢。

阿喜：我怕他其實沒有忘記，可能只是太忙了，又或者是我記錯我們約在禮拜幾；我怕他到了這裡沒看到我，我們就錯過了。所以想說再

多等一天好了，反正也閒著沒事。

Alan：有這種想法的你感覺滿天真，像剛入圈。

阿喜脫去鞋子，坐落在樹下。

阿喜：那你嘞，幹嘛今天又來？有新的人約你喔？

Alan：哪有新的，只是昨天他說最近壓力大，想我多陪他。

阿喜：怎麼不直接約他家？還是你也喜歡廁所？

Alan：才不是嘞，他沒地方，都是去附近的旅社。

阿喜：有錢真好。

Alan也脫了鞋子坐下來。

Alan：你昨天突然不見，害我以為我是在跟鬼聊天，還好你今天又出現了。

阿喜：對啊，我是地縛靈，很可怕喔。

Alan：讓我摸摸看，確定一下。

阿喜：不要。

阿喜：你怕鬼嗎？

Alan：還好欸。

阿喜：真的？都不怕？

Alan：還是有啊，只是鬼有分種類，之前一起工作的學長說過，死得越冤通常越難纏、執念越可怕。但是常來公園以後發現，晚上出現在這裡的人好像比鬼還冤，執念比鬼還深，手比鬼還涼，心比鬼還空。

阿喜：大概吧。

Alan：昨天怎麼先走了。

阿喜：我怕黑，所以逃走了。

Alan：是喔，我怕亮。

阿喜：為什麼？

Alan：怕別人把我臉上的皺紋看得太清楚。

阿喜看著手機忽然穿上鞋子站了起來，看了一下來往的行人的影子。

Alan：你讀哪？

阿喜沒看到人，繼續看手機確認。

Alan：我問你讀哪？

阿喜：我不是說過我四十歲。

Alan：為什麼還要撒這種爛謊？

阿喜：因為我們之間沒必要說真話。

阿喜一直東張西望。

Alan：幹嘛？他到了？

阿喜：不是，軟體顯示他就在我附近不到一百公尺。

Alan：靠，真的假的？

Alan也穿上鞋子站起來一起看。

Alan：根本沒人啊。

阿喜：不知道，上面顯示的。

Alan：給我看。

阿喜給Alan手機，Alan接過手機。

Alan：沒照片啊，哪裡有照片？

阿喜：是他之前傳的。

Alan：是喔，在多前面？

阿喜：手機還我啦！

Alan：搶得到就還你啊！

阿喜巴著Alan想搶回他的手機。

阿喜：還我啦，我叫警察喔。

Alan：叫警察？你沒手機怎麼叫？啊？怎麼叫？你說啊？

阿喜：煩欵你，拿來啦！

兩人身體緊緊貼搶手機，忽然Alan抱住阿喜。

Alan：讓警察用妨害性自主罪逮捕我好了。

阿喜：滾啦你，臭大叔。

阿喜一把推開Alan，搶回手機看上面顯示還在不在。

阿喜：他又消失了啦。

Alan：應該是故障吧，軟體很常這樣。

阿喜：你怎麼知道。

Alan：有次我跟別人在旅行社約，他就睡在我旁邊，可是軟體卻顯示他距離我兩千多公里遠，一看就知道是故障了。反正用用而已又不花錢，也懶得要求那麼多。

阿喜：你又不缺錢。

Alan：我只是覺得它沒那個價值。不覺得很荒謬嗎？
兩千多公里欸。

阿喜：荒謬到我都笑不出來了。

Alan：你還要繼續等嗎？

阿喜：會吧。

Alan：為什麼？

阿喜：為什麼不等？都等了三個小時了，再多一個小時也無所謂，等到等了四個小時，再多等一個小時又更無所謂了，然後等到第六個小時，再等……

Alan 聽著阿喜不斷重複那循環。

Alan：你打算等到什麼地步才願意認賠殺出？

阿喜：我猜……再兩年吧，大家不也都在等那兩年嗎？如果大家等不下去了，我可能也會跟著不等了。

Alan：真不知道這個兩年是怎麼算出來的。

阿喜：我也不知道，有時候覺得自己知道的事真少，覺得自己很笨，後來發現是這個圈子讓人寧可笨一點生活，東西太清楚會有太多期望，

所以笨一點就不會要求那麼多，不管是對感情還是對人都一樣。

阿喜講到一半發現Alan在滑手機，也拿出手機滑，但眼睛卻沒看著螢幕，兩人沉默了片刻。

阿喜：你是做什麼工作的？

Alan：……偷偷告訴你，我是蝙蝠俠。

阿喜：是喔。

阿喜聽Alan這樣說，低頭回去看手機，裡頭傳出影片的笑聲，Alan則一直看著阿喜。

Alan：我沒騙你啊。

阿喜：我知道，我相信你。

Alan 沉默了半晌。

Alan：好啦，其實不是蝙蝠俠。

阿喜：嗯，我知道。

Alan：那為什麼不追問？

阿喜：你想說的時候自己就會跟我說了。

Alan 再次脫掉鞋子坐了下來。

Alan：我是警察。

阿喜：靠！

Alan：免驚啦！又不是來釣魚的。

阿喜：那來幹嘛。

Alan：跟你一樣啊，等人。

阿喜：警察有這麼閒？

Alan：我離職了。

阿喜：什麼時候？

Alan：沒很久，前兩天的事，忽然想開了，就離了。

阿喜：鐵飯碗不好嗎？

Alan：對我們不好。

阿喜：還有其他原因嗎？

Alan：學弟結婚去了。

阿喜：又是異男忘。

Alan：不是喔，是雙性戀。

阿喜：聽起來只是更慘而已。

Alan：至少還有回憶。

大樹後方的草叢在他們聊天過程中陸續經過一些人聚集著，其中兩個彼此凝視沒有說話，觸碰彼此的身體給其他人圍觀欣賞。

阿喜：只剩回憶才討厭，丟都丟不掉，又換不了錢，

慘一點一輩子都套牢在那裡。

Alan：我覺得你很像他。

阿喜：警察有這麼娘的？

Alan：我也很娘啊，看不出來而已。

阿喜：那很好啊，我想裝一下都不像。

Alan：其實沒有偽裝的本錢才好，做自己再痛苦都是自己，可是變成別人，過得再舒服也是別人。

Alan：我其實是說我們聊天的感覺。

阿喜：你們在一起多久。

Alan：一年吧，算長了。

阿喜：難怪你們會分手，像我們這樣聊根本不算情侶。

Alan：那你覺得什麼是情侶的對話。

阿喜：感覺……應該要更親密一點吧。

Alan：比如說呢？

阿喜：我不知道。

Alan：你沒交過男朋友？

阿喜：嚴格上來說沒有。

Alan：是因為你和他們都沒有發生過你想像中的對話嗎？

阿喜：我們連對話都沒有吧，只是一言不發地躺在彼此身邊，什麼都還來不及說就親吻彼此。有的時候會拒絕我主動親他，那個時候我會好奇，另一個他願意主動親吻的人是誰？那個被容許主動親吻他的人是誰？我是被誰取代了？

Alan：是在說跟 Godot 的時候？

阿喜：他只是個我軟體上一直在聊，卻從來沒見過的人。

Alan：你都跟 Godot 聊什麼？

阿喜：什麼都聊啊，各種讓我覺得煩的瑣事，他雖然回覆很慢，但我知道他在聽。

Alan：我也滿多這種對象的，不過有時候講來講去，總覺得都是在講自己的孤獨而已。

阿喜：還有罪惡感。

Alan：欸，我想聽你想像中情侶的對話。

阿喜：不要。

Alan：快點啦，我想聽。

阿喜：我不要啦，自言自語好蠢。

Alan：我可以跟你一起嘛。

這時，阿喜看著 Alan，Alan 也看著阿喜。

阿喜：說話啊。

Alan：是我先開始嗎？

阿喜：要不然嘞？

Alan：……今天上課怎麼樣？

阿喜：就是一樣啊，快考試了，但我都還沒唸。

Alan：是喔，很難嗎？

阿喜：還好。

Alan：那就好。

阿喜：……你新工作找得怎麼樣？

Alan：今天早上去面試，滿順利的，已經在問什麼時候可以去上班了。

阿喜：很好啊，可以慶祝一下欸。

Alan：好啊，一起去吃好吃的。

阿喜：我一直都想吃吃看胡同燒肉喔，要不然去吃那家？

Alan：那很貴欸，你有錢可以請客？

阿喜：我請客你付錢啊。

Alan：好啊……還是這樣好了，我出錢，你出力？

阿喜：色狼，走開啦你！

Alan：你不是最喜歡了？

阿喜：你不要趁機亂掰，不要碰我啦。

Alan：但我喜歡這樣抱著你。

在地上靠著樹，Alan抱著阿喜，兩人沉默了下來，片刻。

Alan：有符合你的想像嗎？

阿喜：不知道欸。

阿喜：一點點有趣，大部分滿無聊的。

Alan：情侶的對話就是這麼無聊喔，我們有的時候甚至就不說話，像這樣抱在一起，他看他的書，我滑我的手機。

阿喜：那你怎麼知道他是喜歡你的。

Alan：心裡就是知道。

阿喜：不是自己自作多情？

Alan：聽你這樣講，你應該是真的沒交過半個男朋
友。

阿喜：吵死了。

阿喜回頭對後面口交嘖嘖作響的人微聲抗議，背對

Alan滑手機。

Alan：不覺得這個背景音樂很棒嗎？

阿喜低頭不理Alan。

Alan：欸，要不要把鞋子脫掉。

阿喜假裝沒聽到。

Alan：欸，脫掉啦。

阿喜還是假裝沒聽見，Alan忽然伸手摸阿喜的腳。

阿喜：幹嘛啦。

Alan：脫嘛，穿那個靴子不熱嗎？

阿喜：你管我。

Alan：有人說過你的腳很好看嗎？

阿喜：有人說過你很變態嗎？

Alan：有啊，我很喜歡看別人的小腿，別說你沒有。

阿喜：就是沒有。

換Alan不理阿喜，自己滑手機，靠在一起的兩人各
滑各的，但阿喜不時偷瞄Alan的側臉。

阿喜：我喜歡好看的鼻子。

Alan：怎麼個喜歡法？

阿喜：有時候會很想咬咬看。

Alan：我的鼻子怎麼樣？

阿喜：滿好看的。

Alan：想咬嗎？

阿喜：不要。

Alan：為什麼？

阿喜：臉這麼油，才不要。

Alan：不怕，我有吸油面紙。

Alan 從口袋拿出吸油面紙抽幾張把臉油吸乾淨。

Alan：好多了吧。

阿喜：才不要嘞，感覺好變態。

Alan：你就當作是我變態嘛，是我想被你咬。

阿喜凝視著 Alan，臉慢慢越靠越近，Alan 伸手摸阿喜的臉。

阿喜：你不要動啦，我動就好了。

Alan：好好好……聽你的。

阿喜親了一下 Alan 的鼻子就退開了。

Alan：沒了？

阿喜：對，沒了。

Alan：為什麼不咬下去。

阿喜：我怕你受傷。

Alan：我臉皮厚，你想太多了。

阿喜：我怕你聞到我嘴巴的味道，我晚餐吃水餃。

Alan：我喜歡韭菜的味道，不怕。

阿喜：我還配大蒜醬油，很多。大。蒜，蒜泥加

蒜粒。

Alan：我是蝙蝠俠不是吸血鬼。

Alan 瞪著阿喜，冷不防地親了阿喜的嘴，阿喜沒有推開，直到 Alan 自己慢慢的離開。

阿喜掙脫開 Alan 的手，挪開一點距離。

阿喜：你等的人還沒來嗎？

Alan：你在趕我嗎？

阿喜：我怕你錯過了，在你剛剛閉眼睛的時候。

Alan：不會，我本來就沒在等他。

阿喜：那你在等誰。

忽然樹叢的人高潮，大叫了出來，嚇的 Alan 和阿喜回頭看，冷卻後兩人不再看彼此。

Alan：想跟我嗎？

這時阿喜的手機震動，他沒理會 Alan，而是掏出手機確認訊息。

Alan：問你，想跟我做嗎？

阿喜還是沒理會，繼續盯著手機裡的訊息。

Alan：我在問你啊！你想跟我做愛嗎？

Alan 抓住阿喜的手，手機掉到地上。

阿喜：我不想跟你做。

阿喜：你知道嗎？剛剛 Godot 回我了。

這時樹後的人們早已穿好衣服鳥獸散了。

Alan：所以你要去找他？

阿喜默默推開 Alan 的手。

阿喜：我要回家，他叫我明天再來這裡。

Alan：你寧可回家，然後明天再來這裡等他，不斷

重複也不要跟我回去？

阿喜：我等的本來就不是你，既然他都叫我明天來

了，我就不需要待在這裡了，我也不需要跟

你在這邊玩扮家家酒。

Alan：我不覺得剛剛是在玩扮家家酒。

阿喜：要不然是什麼？

阿喜：你忘記也有人在等你嗎？

Alan：我剛剛親你了。

阿喜：但我不想取代那個你原本在等的人，我不想讓那個人傷心，更不想成為取代別人的人。

阿喜開始低頭傳訊息給 Godot。

Alan：我從來沒親過他，你不是取代他的人。

阿喜：我也不想當一個隨便的人。

Alan：你跟他約明天幾點。

阿喜：關你什麼事？

Alan：我想等你。

阿喜：神經病。

Alan：我想陪你一起等。

阿喜：你如果膩了那個底迪就再找一個新的，但不
要找我。

Alan：我不是對誰膩了，只是想跟你一起等……只
要確定你還在等那位 Godot，我就還可以找到
你，不會像昨天，燈一停就消失得不見蹤影。
其實那時候我怕的不是鬼，是怕沒辦法再看
到你。我們沒有換 LINE，軟體上也搜尋不到，
可能找一個鬼都會比你還容易。

Alan：然後我想到，只要我知道你在等的人是誰，
你在哪裡等他，我就可以知道你在哪裡，就
算看不到也摸不到，對我而言你也不會是虛
無的存在。

阿喜：我還是虛無的，因為我連 Godot 是誰都不知道。

阿喜傳到一半放下手機。

Alan：你不是，因為你知道我是誰了。

Alan：我也慢慢了解你了。

阿喜：但我了解你。

Alan：沒關係，至少知道我是個在等你的人。

阿喜起身走出樹下，而 Alan 點了隻菸，蜷曲的煙在
路燈的照射下冉冉上升，菸就這樣點著，直到菸頭的
星火慢慢熄滅，路燈關了，竟也天亮了。

第三場 好像就這樣子重疊在一起

Alan 換了件新的衣服站在黑暗的樹下，點起打火機，燒地上收集好的落葉堆照亮空間，點上香菸邊滑手機邊抽，片刻，小白從樹後面走進來。

小白：你在引誘飛蛾嗎？

Alan：公園停電了，怕等的人看不見。

小白：看起來火比蛾還積極。

Alan：我覺得自己比較像蛾，我等的人才是我看不到的火。

小白坐在 Alan 旁邊，手從 Alan 大腿摸了上去，想親 Alan 的嘴卻被避開。

Alan：最近還好嗎。

小白：還可以吧，不好不壞，你呢？

Alan：我離職了。

小白：是喔。

Alan：所以以後不要再故意讓人抓去警察局了，在那裡已經找不到我了。

小白：但我可以來這裡找你，你會一直在這裡吧？

Alan：大概吧，我也不知道。

小白再度抱上 Alan 不讓他推開，Alan 也抱著他，手伸進他的褲子裡摸，從屁股那塊拿出一包白粉。

Alan：你真是學不乖欸。

Alan 把小白推開，把白粉丟進火堆。

小白：沒辦法，戒不掉。

Alan：哪有戒不掉的毒。

小白：我應該要戒的是愛。

Alan：只是安非他命而已。

小白：我如果不吸了，他就會不愛我；我如果不吸了，就什麼幻覺都感覺不到了。

小白：我一直在想，如果沒有愛，我還剩什麼……什麼都沒有吧。

Alan：你可以離開他，換另一個人對你好。

小白：那我跟他分手，你要跟我在一起嗎？

小白：是啊，沒什麼人會想跟我在一起的，因為我

什麼都沒有，當然也就不值得被擁有。

Alan：對不起。

小白：幹嘛說對不起。

Alan：我也不知道，以前面對很多人都想跟他們說聲對不起，好像說了就能替他們也替自己得到救贖。

小白：你這團火太溫柔了。

小白：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Alan：什麼？

小白：幹我。

Alan：我在等人。

小白：你認為他會來嗎？

Alan：會，因為他也在等人。

小白：如果他不等了呢？你會知道嗎？

Alan：應該不會吧？

小白：那你在等什麼？

小白慢慢靠近 Alan，邊說邊解開 Alan 的襯衫扣子。

小白：你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嗎？

小白：你知道他幾歲嗎？

小白：你知道他是做什麼的嗎？

小白：你知道他住哪嗎？

小白：你知道他愛吃什麼嗎？

小白：你知道他皮膚底下是什麼樣子嗎？

小白：你又知道，他可能會喜歡你哪一點嗎？

小白：我們喜歡一個人就像盲人摸象一樣，這邊摸胸肌知道一點，那邊摸腹肌知道一點，再摸到屁好像就可以知道全部了，但其實，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答案，也因為不知道，所以才會一直追尋，才會一直喜歡，一直談情說愛，我們其實都是瞎子，你知道嗎？

小白：像我現在知道，你心跳很快很緊張。

小白：你肚子在翻攪，大概晚餐吃了不少。

小白：然後你瞳孔放大了，表示你喜歡我的手……

小白：摸著你這裡的感覺。

小白：所以我猜，你想操我了。

Alan：真的跟你說的一樣，摸了屁就以為猜到全部了……

小白要脫自己的衣服時被Alan拉住手。

Alan：我真的不想跟你做。

小白：那你是硬幾點的？

Alan：不知道，我想我們知道的事情真的很少，明明是自己的身体，卻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Alan：你剛剛手指掐我的胸部掐得那麼用力，像在撕一塊又乾又硬的麵包。

Alan：指甲摳我腹部的顫抖，好像在撥開心果一樣。

Alan：你看我眼睛的時候，我也看見你的瞳孔放大了。

Alan：當你的手握住我的屁，讓我想到小時候跟兄弟搶棒棒糖，那股手勁。

Alan：我猜……你真的很想要我幹你，想到幾乎要吃掉我。

Alan凝視著小白，兩人臉靠得很近很近。

Alan：但你真的想要我嗎？你的身體真的說出你的心意了嗎？

小白默默推開Alan，幫Alan把衣服穿好。

Alan：你剛剛不是問我他叫什麼名字嗎？

小白：你想起來了？

Alan：不是，是猜到的。

小白：名字可以用猜的？

Alan：用猜的比較準。

小白：還是等你確定再告訴我好了。

Alan：欸，對不起。

小白：你是在逼我嗎？讓我看自己覺得自己變得好

醜。

Alan：你不醜啊，我還記得我第一次逮捕你的時候，

很好看。

小白：現在呢？

Alan：有點接近我在某些現場看過的屍體了。

小白：去死啦你，你才全家都屍體。

小白：你知道嗎，我還是會去警局，但會是最後一次，多希望最後還是可以被你逮捕。

小白站起身，走出樹下時火滅了。

Alan 想拿打火機再把火點燃，阿喜已經坐在樹旁，

Alan 看到阿喜。

Alan：不是怕黑嗎？

阿喜：有些人談了戀愛連墳墓都敢去，停電的公園
我有什麼好不敢的。

Alan：所以你談戀愛了？

阿喜忽然靜靜地哭了，冷靜抹掉淚水。

阿喜：你知道什麼是談戀愛的感覺嗎？

Alan：為什麼這樣問？

阿喜：因為我不確定什麼是談戀愛的感覺，我想我知道做愛的感覺，但我不確定什麼是愛的感覺，因為每次在我以為它是的時候，它們就會甩我一巴掌叫我別傻了。

Alan：所以臉皮厚一點好，打了不痛，可以被多打幾次。

阿喜：你跟我說，跟一個人相愛的感覺是什麼？怎

麼樣才算談戀愛了。

Alan 看著火，閉上眼睛。

阿喜：說啊。

Alan：我正在想。

阿喜：還以為你睡著了。

Alan：我還沒那麼老。

Alan：你喜歡 Godot 嗎？

阿喜：就是不知道才問你。

Alan：我想，你應該是真的喜歡他。

阿喜：不會覺得太不真實嗎，我從來沒看過他，也不知道他真實長什麼樣子，去喜歡一個不真

實的人，不覺得很傻嗎？

Alan：你只問我是不是喜歡，你沒問我傻不傻，但你如果還要問我傻不傻，我會說要談戀愛至少要有點傻，所以也的確很像在談戀愛，至於說真實感嘛，不是有人說戀愛就是一次完美的幻覺，或是像冬天早上沒有一個人願意離開的被窩，溫暖又墮落。

Alan 又點了支菸抽。

Alan：我剛剛在想我現在是不是也在戀愛裡面。我既在等待又在追逐著你，而你既在等待又在追逐著 Godot，然後這樣推論，我似乎也在等著 Godot，然後我開始胡思亂想，想著你會不會是 Godot？雖然你不像金城武加阿班，但會長得像我的理想型的綜合體，你也喜歡說自己是四十歲，感覺就更像了。

阿喜把 Alan 手上的菸接過去抽了起來。

Alan：好像就這樣子重疊在一起了。

阿喜：你理想型是誰？

Alan：黃耀明跟張國榮。

阿喜：誰是黃耀明？

Alan：一個很美的人，和你一樣。

阿喜：你都是這樣子迷惑別人嗎？

Alan：那也要看你願不願意被我迷惑。

阿喜：才不要，你這麼會撩我會怕。

Alan：也好啊，這樣才可以一直等你，然後再追你。

阿喜：隨便你。

兩個人不知不覺早已靠在一起，凝視著火堆片刻。

Alan：他今天有說幾點來嗎？

阿喜：其實他很早就說他到了，是我自己不敢來的。

Alan：你放 Godot 鴿子？

阿喜：我也不知道我是怎麼想的，當我發現他忽然到了的時候，我當下的感覺不是開心，反而很怕，怕我不能符合他的想像；怕他不符我的想像；怕見了面我就不能再想像他有多美好；怕見了面他就不讓我想像他有多美好。

阿喜：所以我就在捷運站一直滑手機滑到剛剛，看到公園一片漆黑，就想說可以在黑暗裡偷偷看他，進來以後，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找到這棵樹下，本來想要遠遠地看、怕被火燒傷，但不知道為什麼，看到是你的時候就放心了，前面想那麼久的東西忽然都不重要了，然後就有種……你就是他的錯覺。

Alan：是喔，我跟他不像吧？

阿喜：當然，差很多。

Alan：我已經算滿好看的了。

阿喜：我不是說長相，是一種感覺。

Alan：那他後來有說什麼嗎？

阿喜：他有傳訊息給我，我還沒看。

Alan：不看嗎？

阿喜：你希望我看嗎？說不定我看了就會走掉喔。

Alan：那跟你一起看，我也想知道他回你什麼。

阿喜：不要。

Alan：為什麼？……你有傳屏照給他？

阿喜：才不是，我只有傳給別人，但我不想給你看

我跟其他人聊天的內容。

Alan：好，隨便你。

阿喜拿出手機看了一下訊息內容，忽然不說話了。

Alan：怎麼了嗎？被封鎖了？

阿喜：從來就只有我封鎖別人，沒有人可以封鎖我。

Alan：他說什麼。

阿喜：他說他看見我了，說我長得很美，像黃耀明
一樣。

阿喜：然後一分鐘前他說，我長得其實比較像張國
榮。

Alan：所以他看見你了，他在這附近吧。

阿喜：嗯，距離很近。

Alan：不去找他嗎？

阿喜：好啊，等下去找，但可以再跟我說件事嗎？

Alan：什麼。

阿喜……張國榮長什麼樣子。

Alan：其實我也快忘了，他死好久了……我只記得第一次聽到他唱歌時候的回音，第一次在電影院看到他在銀幕上模糊的臉，還有第一次……所有人不分性別愛著同一個人的感覺。

阿喜：聽起來好不真實。

Alan：對啊，那的確是一場大家都不願意醒來的夢，一場完美的幻覺。

Alan：你要去找 Godot 了嗎？

阿喜……沒關係，讓他等我們一下好了，我腿麻。

兩人靠著彼此滑著手機，前方的火慢慢熄滅。

劇終